

第二十四回 江潮聯捷朝天 聖旨恩榮歸娶

閑愁偏上眉頭，傷今悼古今消瘦。春心難係，雄心空壯，憂心時有。卻使詞人，臥穿幽谷，消停白晝。歎人生世上，功名大事，姻緣夙世，且飲幾杯濁酒。淚盡蜀禽還叫，青霜點血皆成繡。冰花千里，冰山萬仞，冰城空守。隱隱悲思，蕭蕭寒影，黃昏時候。羨江潮聯捷朝天，歸去功成名就。

右調《水龍吟》

話說江潮，在京援例入了北監。有個國子監祭酒楊君，見江潮相貌不凡，筆力雄秀，又且克己用功。楊君甚是器重他，把三場妙用、文章氣脈、精微奧妙，細細指點。江潮即拜他為業師。心領神會，晝夜誦讀，不消三月，三場俱揣摹成就。看官，你們祇道十七歲的孩子，十六歲雖進了學，又荒廢了一載，不曾讀書，怎麼一百日之中，就能夠把二三場題目件件精通？祇道是編小說的混講了。你們祇知其一，未知其二。那江信生的資質本是上智之資，自與別人不同；就是信生所害的病，祇為憶著吳小姐，如今既聞喜信，便可霍然；況且又見了吳小姐的親筆書紮、墨花香氣，他的病兒不知不覺，拋向東洋大海去了。正是：

人逢喜事精神爽，
月到中秋分外明。

大凡人到了失意之時，草木皆兵，觸著的便是業障，撞著的就是魔頭；若是遇起時來，諸般輻湊，如王勃之遇滕王不費一些力氣。今日信生亦是此意，平常人怎比得他？入了北監，又有楊君這般樣的神妙先生，所以三個月就成功了。三場已過，楊君對他說道：「賢契這樣英才自然高拔，異日與朝廷作棟梁器，乃老夫之幸也。」信生道：「門生碌碌庸才，雖承老師過譽，祇恐未必穩耳。」放榜之日，祇見江潮名字高高的中了第五名經魁。報到家中，甚是燥脾。喜殺了媛姝小姐，誇揚殺了大媒雪婆。蘇州江吳兩家，舉人雖不在家，也準準鬧了個把月日。

光陰迅速，纔過殘冬，不覺春闈已到。會試畢，江潮中了第十一名進士，歡喜不勝。大凡舉人中進士，人人心裏指望的，雖是燥脾，不比秀才中舉人的有興。江信生卻又不然，他小小年紀，中了舉人不見十分歡喜，中了進士他歡喜若狂。聰明的人自然曉得，這叫做太公之意不在魚，醉翁之意不在酒。江潮因吳小姐叮嚀之言，教他中了科甲，然後就婚，為此發憤起來。中了舉人舉姻之期尚遠，故雖歡喜卻不十二分；如今已中進士，指日與小姐花燭輝煌，他所以喜之如狂。

且說江潮中了進士，揭曉後，又到五鳳樓前殿試。天子龍目遠觀，祇有江潮年少，且生得標致。試畢，江潮中了探花。天子宣他上殿，行了五拜三叩頭之禮，未曾觀政，禮數一些不差。龍顏大悅，宣他直到御前，問道：「卿年幾歲了？」江潮奏道：「一十八歲。」天子道：「正與朕的金鄉公主同庚。美貌魁梧，英年鼎甲。朕有偏宮所生金鄉公主，因駙馬陣亡，正要選個年貌相當的配他。今見卿大器正合朕心。」江潮俯伏道：「臣已有妻，不敢奉詔。」天子道：「朕的金鄉公主，金枝玉葉，美貌無雙，卿何必回辭？卿且退去，明日朕自有主意。」江潮叩首退下。

游街過了，都人慶賀填門，他勉強應酬。燈下草成卻婚奏疏道：

臣以菲陋，荷蒙聖恩，叨居前列，臣不勝受命惶迫。思欲報效，但以初進，難展寸忱。惟是夙夜秉心，頂踵不惜。復承恩旨，尚主隆恩。伏念臣潮，已聘妻室吳氏。天恩隆渥，感泣涕零。伏願察臣鴻雁之私，不棄糟糠之婦。臣潮草莽微氓，難締金枝玉葉，金鄉公主須另擇賢人以為佳偶。臣不勝惶懼戰慄之至。

疏上，聖情不悅。發駕回宮。是夜，正幸偏宮，與娘娘說知此事。祇見金鄉公主輕移蓮步，繡帶飄搖，行至御前，俯伏啟奏道：「父皇前日已將臣女許配獻赫騰，赫騰戰死，臣女當死守其節。今聞父皇見新探花少年美貌，又將臣女配之。臣女幼誦《柏舟》之詩，久知烈女之事，誓當斷首，永無二心。」聖上道：「朕因有意，召江探花上殿，令汝屏後窺之。難道江潮美貌，比赫騰不有天淵之隔麼？赫騰之死，爾之幸矣。兒與江潮，年貌相稱，有何不美？爾反辭卻，是何主意？」公主奏道：「女聞犬，古帝以女妻之，犬雖遭害，女無二心。父皇為天下表式，綱常為重。臣女雖見江潮美貌，豈敢首為亂階？誓當守赫騰之節，全父皇之義。」說罷涕泣。天子龍顏大喜，道：「我女節婦，江潮義夫，不可強合。此國家之幸也。」即敕命金鄉公主死守終身；江潮探花，徹御前鼓樂，欽賜歸娶，以顯大義。有詩為證：

從今生事任天公，莫怨遭逢哭路窮。
玉葉金枝遵大義，也教拋擲一枝紅。

明日，天子頒下伏詔，徹御前鼓樂，金蓮寶炬，賜江潮歸娶。傳驛到了蘇州，擇了四月十五日娶親。吳小姐也心滿意足，雪婆歡喜之極。

江潮一到家中，拜見家廟，感謝祖宗護佑之恩。一時哄動了鄉黨，鄰里親戚慶賀填門，無遠不至。真個是錦上添花！奉之惟恐落後。信生前日的一班小朋友，個個都來。沈文全是聯捷，京中曾會，今亦回家；李宵已中鄉榜；路玉貞尚滯洋芹；姬賢祇圖快樂。那賊人丘石公思欲害人，翻害自己，被徐子滂弄得不像模樣，爛瘡幾死，虧了柳婆，將吳小姐與他的銀子，將息好了，一個面孔卻做了五色的：一縷鮮紅，一縷碧綠，一縷深黑，一縷青紫，甚是怕人。柳婆將吳小姐與他的銀子，將息好了。那嫂子弄兒，因與他養了私孩，地方不服告到官府，把弄兒官賣。石公打了三十，問徒三年，祇得去兵驛擺站。其後滿徒回家，人都不與他相與的了。他一聞得江信生榮歸完娶，在人面前誇逞道：「江信生與我最相好的。」借了一頂破巾，一件破藍繡道袍，思量要挨身進來無恥。江潮偶然撞見，他道：「江兄老爺，久別了，賀喜！」趨上來兩個大喙。江潮看見怕人，睬也不睬，問從人道：「這是甚麼人？」從人未及對，倒是石公先說道：「我是丘石公，江老爺如何就不認得了？」信生呵呵大笑道：「原來就是你這黑心的賊人！我有何得罪於你，你卻千般樣的害我？若中你的毒計，我們夫妻早已致身無地了。」石公哀告道：「江老爺，舊事莫提起罷。你祇看先兄分上，還求你青目一青目！」江潮不睬，走了進去，教家人打他出去。就問起丘宜公的妻子近日光景。家人道：「丘相公死了，家中甚是不濟。」信生慘然，封銀十兩，遣人送去與師母。又去拜訪那幼時受業的兩位先生，各位送銀十兩。人都道他不忘舊恩。適值那沈文全與李叔夜、路玉貞、姬仲親都來拜訪，談及石公始末，眾人無不嗟嘆，鼓掌大笑而別。

再說江潮，到了迎親吉期，合城男女聞得有帝賜御樂，簇擁觀看，真正人山人海，照耀如同白日。人間樂事，莫過於此。到了柏梁橋，至洛神橋，十里之程，吳府肆筵設席，結彩張燈，齊約諸親，迎接新婿。種種禮儀，不必盡述。先行過奠，雁禮畢，又候新人上了花轎，一路儀仗旌旗，人耳目，觀者如堵。花轎將到江宅，半路上自有丫鬟僕婦迎進大門。江啟源隨即出來迎接吳親翁，進廳交拜。預先請到沈文全、李叔夜奉陪。各各見禮畢，沈、李二人陪了親翁啟源自去受拜堂之禮，然後出來定席，款待親翁。江郎與小姐成了花燭，飲了合巹，燈下相對而坐。雪婆看了，歡喜無限。果是一對好夫妻，有詞為證：

秋波欲滴，瓊瑤溫潤青冥濕。新花兩朵驚春色。萬種相思，何幸消今夕。凝脂膩體春羅拭，溫香浸透傷春骨。此時相對情何急！象骨為床，恐要常修葺。

右調《醉落魄》

江潮與吳媛是夜殷勤愛惜，自不必說。他夫妻二人深感雪婆之恩，欲以母禮事之。雪婆道：「江相公與小姐一樣花嬌月媚，天生一對夫妻。今日得諧眉案，本是前生緣分，老身何功之有，敢受此恩？況我出身下賤，性喜奔波，本是薄福之人。今若貪圖富厚，受你兩個貴人祿養，必然折了壽算，以速其死。到不如遨遊山水，以樂天年。若是日日閑在房中，飽食終日，無所用心，豈不是一祇不生蛋的老雞哩。我今日將你兩人一向所賜之物，送還了你們，擺手而別，也完我一生之事。」說罷，將一向送他的銀兩衣飾，件件捧出，身穿舊衣，決意要去。江潮夫婦再三留住，互相灑淚。雪婆道：「小姐，相公不必牽掛，老身是常要來的，祇因目下要往天竺進香，故此要去。轉來時，就要看相公小姐的。」二人苦苦留不住，祇得允從。雪婆常將小姐日前貞節之事，細細說與江。即古話最是好聽，疊疊不倦。雪婆後來年踰八十，甚虧江潮夫婦養老送終，待之極厚。曉煙因嫁與近地小戶為妻，時時來見。後話莫談。一年之後，江潮已拜翰林院編修。嚴限催迫，挈家到京赴任。父母翁姑不忍相別，都隨了去。後來直做到冢宰。四個老人，俱年九十餘歲。江潮感小姐貞烈之性，夫妻恩愛，並不蓄妾。小姐生了三子，長子娶沈文全之女為妻，世世婚姻之好。以次子繼吳□□，三子二甲一科。至今子孫簪纓不絕。有詩為證：

每見多情恨亦深，從空編出繫春。詩詞萬首無人識，且學珠言問益簪。

[返回 >> 吳江雪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本書完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